

又，丘象升《古调堂集序》曰：“其卒也……越今六年。……己巳季夏，予病卧且半岁，神情瞀乱，追忆故人生平，不能详为，略识其梗概如此。同学弟丘象升拜撰。”而《丘公墓志铭》则曰：“丙寅，参政公弃养。甫终制而公病，遂不起，年甫六十有一。……生以明崇祯己巳七月二十二日，卒以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。”两者所述象升临终状况与时间均相符。己巳乃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。由该年逆数“越六年”，亦正康熙二十一年也。

以此二者互证，虞山卒于康熙二十一年同样毋庸置疑了。

还可以更进一步考索虞山之卒的具体时间。检丘象升之乡友刘谦吉《雪作须眉诗钞》卷八有《送丘曙戒寺副假归七首》，曙戒即象升之字。组诗其一曰：“秋色燕台白露微，云天相望各依依。无情最是清空唳，独向江南一雁飞。”其二曰：“非关菰菜忆张翰，陟岵情深去就难。捉鼻不须酸欲绝，同时多少侍郎官。”其六曰：“淮南小

桂傍城阴，出岫逢场自问心。那得弟兄皆拂袖，疏称将父各情深。”所谓“燕台”、“拂袖”、“陟岵”、“将父”云云，分明是说象升“抱病陈情归里”侍父，而“秋色”、“白露”、“小桂”则表明象升离别京师是在秋八月（康熙二十一年白露节气在八月初六日）。考虑到从京师到山阳的行程约需二十余日（道光十年，山阳潘德舆前往京城座师钟昌[字汝毓，号仰山]家任教，即从三月初十日车行至四月初四日，方“入彰义门，复入崇文门，至仰山夫子宅”。计耗时二十五日）（详其稿本《北行日录》，见拙编《潘德舆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），而象升又谓虞山卒时，其“适抱病陈情归里”，故而可以认定虞山之卒应在九月中旬。

清初遗民诗人张养重生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八月初八日，卒于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九月中旬，享年六十六岁。

[作者单位：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]

## 沈德潜七言绝句刍议

陆 平

沈德潜（1673—1769），是清代中叶著名的诗论家和诗人。对他的诗论和他所编选的诗集，已有不少研究论著，但他本人的诗歌创作，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，至今缺少专门的探讨。其实，作为乾隆时代的诗坛盟主，沈氏现存二千三百多首诗，五七言古近各体都有佳作。其中七言绝句四百九十多首，占其全部诗歌的五分之一以上，数量与质量都居第一，有一定的思想和艺术特色，有不少应予肯定可以传世优秀篇章。为此，本文试作初步的论述。

沈德潜出身于江南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的清贫人家，刻苦攻读，为谋取功名风尘仆仆，南北奔波，但科场困顿数十载，长期以授徒为生，直到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他六十七岁时才中了进士。因此，他的生活阅历极为丰富，他深深了解和关心民生疾苦。他学习杜甫、白居易写了很多忧国忧民的诗篇。杜甫用七绝写国家大事，沈德潜也用七绝这一篇幅短小的诗歌体式反映民瘼，揭露时弊。

例如《过粥厂口号》：“设粥郊原为疗饥，残黎频触长官威。谁云不食嗟来食？得食何妨扑扑归。”诗中描写饥民为争得一碗粥吃，不得不忍受“长官”鞭答、吆喝的场景，真切生动，触目惊心，引起读者对饥民的同情与对酷吏的愤恨。另一首《沂城至蒙阴记途中所见》云：“墙围黄土路沿沙，夫把犁锄妇作家。肯信歌楼残月夜，醉教红袖拨琵琶。”由农民勤劳艰辛的生活与环境，联想到豪门贵族的奢侈逸乐。两幅画面，对比鲜明，诗人的同情与义愤流溢而出。这是对杜甫诗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人道精神和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发扬。再如《蚕女辞》：“箔里蚕多每怕饥，蚕娘忌客闭荆扉。红蚕成茧无多日，又为邻家制嫁衣。”诗仅四句，具体形象地概括了蚕娘一年四季劳动的紧张和辛酸，表达了诗人对蚕娘为人作嫁的同情与怜悯。此诗与宋人张俞的“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巾。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”（《蚕妇》）相比较，只叙事而不喟叹，诗意更含蓄。

沈德潜论诗主张“温柔敦厚，怨而不怒”，例如其悯农诗《田家四时辞》其一云：“杏花着雨半村开，陇亩声声布谷催。父老连年输税早，料无县吏打门来。”在赞美田园安宁美丽的春景中暗寓对县吏逼缴租税的针砭，确实是温柔敦厚，中正和平。但沈氏也有怒发冲冠之作，试读《戏题旗亭乐府》其二：

才士由来送五穷，飘零南北似飞蓬。惟余浩气凌霄汉，不入权奸笼络中。

作为仕途蹭蹬的贫寒才士中的一员，诗人对寒士身如飞蓬、漂泊不定的遭际命运表达了愤懑不平，更热烈赞扬寒士拒绝权奸笼络的凌霄浩气。诗人直抒胸臆，诗句如烈火从胸中喷吐纸上，全无温柔敦厚之风。沈德潜在数十年寒士生涯中执着坚持的堂堂正气与铮铮风骨，是值得肯定的。

沈德潜深谙诗歌、书法与绘画艺术，故而能发展杜甫以七绝论诗的传统，用七绝论诗、题画、品评书法。他的这一类论艺诗竟多达一百四十六首，形成了其七绝诗的一个鲜明特色。这些诗歌多方面地反映了清中叶士大夫文人的多才多艺，也表达出诗人高超的审美鉴赏力和精粹的艺术见解。如《戴星垣松风觅句图》其一、其二云：“闭门觅句陈无己，君独寻诗丘壑中。谡谡涛声助吟兴，化工相与自然工。”“诗成何必使人惊，天外飞来韵最清。炎月忽然凉到骨，句中字字有松声。”既生动展现了画面上的人物和景物，又引出出诗画相通的艺术理论，由此可见沈德潜对诗画创作要清新自然、出神入化、饶有韵味的审美追求。他有些题画七绝诗，委婉曲折地表现了他的内心世界，如《画菊》：“淡墨疏疏写晚香，此花开日即重阳。东郊桃李俱前辈，怜尔枝头带晓霜。”巧借“晚香”之菊，寄托其晚遇的心态，在自怜自幸中又不无自傲，浅语深衷，略形传神，耐人寻味。他还有些题画诗，题画写人，并寄托家国兴亡之感。如《题浙江画》云：“石峭松寒见性真，枯禅原是古遗民。略同懒瓚矜高格，画里何曾着一人？”此诗题咏明末画家浙江的松石图，赞颂浙江正如其笔下的峭拔岩石与耐寒苍松，在明朝灭亡后坚守民族气节，出家为僧，枯坐参禅，甘愿孤独寂寞。沈德潜在文网细密，文字狱异常惨烈的康乾时期，敢于隐曲地表现明末遗民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，赞美这样的遗民具有高洁的人格，是可贵可钦的。

沈德潜认为“诗之真者在性情”，却主张“不发议论”，但“议论须带情韵以行”，使诗兼具“理趣”。因此，他推崇杜甫的“江山如有待，花柳自无私”（《后游》）、“水

深鱼极乐，林茂鸟知归”（《秋野五首》其二）、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”（《江亭》）等诗句“俱入理趣”，又欣赏王维诗“不用禅语，时得禅理”（以上均见《说诗晬语》）。他自己在七绝创作中也努力地追求情韵与理趣兼具。如《题看弈图二首》云：“手握星辰布筭工，侵边夺腹互争雄。局残一着分成败，只在旁观冷眼中。”“寂寂无声下子迟，疏帘清簟看移时。收枰毕竟归空局，一笑从前费苦思。”紧扣着弈棋，表现出观棋的局外人对于社会人生中“互争雄”、“分成败”终“归空局”的哲理思考与感悟，带着禅趣，是发人深省的。在其他题材的七绝诗中，也有一些意象、情韵与理趣水乳交融的佳作。例如《出黄山作》：

六六奇峰向我迎，穿云涉涧一身轻。归来笑答同人问，真个悬崖撒手行。

沈德潜论诗主格调，宗盛唐，提倡体正格高、中正和平或声雄调畅的诗风。但如前文所说，他也一再强调“诗贵性情”，贵有“灵心妙悟”（《说诗晬语》），并批评“近人作诗少性灵，汉魏三唐惟刻鹄”（《题方西畴诗册》）。事实上无论是论诗还是作诗，他对于王士禛的神韵说和袁枚的性灵说都有所汲取，他历览历代诗歌，能广收博采，弟子王昶说他：“本源汉魏，效法盛唐，先宗老杜，次及昌黎、义山、东坡、遗山，下至青丘、崆峒、大复、卧子、阮亭，皆能兼综条贯。”（《湖海诗传·蒲褐山房诗话》）虽不无溢美，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。例如，王士禛的七绝《真州绝句》其四：“江干多是钓人居，柳陌菱塘一带疏。好是日斜风定后，半江红树卖鲈鱼。”此诗被誉为神韵诗的代表作。而沈德潜早期居乡执教期间所写的《莺脰湖词》云：“湖波起縠晚风余，一抹残霞画不如。傍岸渔家尽收网，绿杨深处卖银鱼。”从取材、构思、造境乃至炼句看，都明显地模仿了王士禛诗。但沈德潜并不总是这样亦步亦趋地模拟、仿效，他的一些优秀的七绝作品，能够在学习、借鉴前人中有所开拓与创新。例如《雨泊话旧》：

寒雨潇潇夜打篷，篷窗相对一灯红。十年无限存亡感，并入空江话语中。

这首与故人话旧诗，巧妙地借鉴了黄庭坚的七律《寄黄几复》中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一联，却更多是沈氏自己的艺术创造。寒雨潇潇，他与故人在船中灯下夜话。十年分别，两人心中所郁积的人生漂泊感、凄凉感、梦幻感以及无限存亡之感，渗透在他们的话语里，一并流入空茫的江水之中。诗的意境苍茫深远。再如《渡

江二首》其一：

中流劈箭下危矶，望里遥山入翠微。帆影犹龙  
冲浪出，水声疑雨挟舟飞。

诗人捕捉住渡江中惊险壮美的瞬间，浮想联翩，速写出几个连续的动态画面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诗突兀而起，戛然而止，一句一景，章法颇似苏轼七绝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》“黑云翻墨未遮山”一首；而诗中以劈箭喻急流，龙游喻帆影，飞雨形容水声，又巧妙地把苏轼在《百步洪》中的博喻手段运用到七绝中。袁枚也赞叹此诗“气体沉雄，毕竟名下无虚”（《随园诗话》）。以上两首，堪称有借鉴而非模拟的佳作。我们再举一首《过许州》：

到处陂塘决决流，垂杨百里罨平畴。行人便觉  
须眉绿，一路蝉声过许州。

全诗写夏日许州一派浓绿的秀丽景色。唐宋诗人李白、韦应物、钱起、柳宗元、王安石、杨万里等，都曾以妙用“绿”字著称，但所写皆是客观景物之“绿”。清初诗人查慎行的五绝《青溪口号》，有“牛背渡溪人，须眉绿如画”之句，写“绿”上“须眉”，变客体之绿为主体之绿。沈德潜在“须眉绿”上添加“便觉”二字，化实为虚，更自然，更能传达出身心畅快的感觉，可谓后来居上。这一个“绿”字沁染全篇，使此诗清新隽逸，浑然天成，是沈氏写景诗的代表作。

沈德潜对于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的源流和艺术特点作过深入的研究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。他说：“七言绝句，以语近情遥，含吐不露为主。只眼前景、口头语，而有弦外音、味外味，使人神远，太白有焉。”（《说诗啐语》）他的七绝中，就有不少达到这一艺术标准的佳作。请读《春草》：

轻烟满地送征骖，一色茸茸染蔚蓝。不是柳条  
萦别恨，已牵魂梦到江南。

诗人灵心妙悟，借蓬勃茂盛的春草表达他对前往江南的友人的羡慕之情，表达他对故乡的深挚思念。常见的春草，被诗人描绘得有形有色，多情多义，惹人喜爱。此诗与王维诗“惟有相思似春色，江南江北送春归”（《送沈子福归江东》）一样意境明丽阔大，似比王诗更多弦外音与味外味。

在沈德潜的七绝中，最具“真情”与“个性”、最能以“口头语”写出“眼前景”，最多“弦外音”与“味外味”的，是他那些歌咏故乡田园人情风物的作品，这些作品，往往以组诗的形式，多角度、多侧面、多层次地

表现。请看《忆故乡风景》其一、其四、其六：

扁舟曾过绿杨村，一带梨云访萼门。惊起沙鸥  
时一两，前溪飞破淡烟痕。

香溪两岸绿荫肥，晴日蒙蒙掩钓矶。倒影波心  
流不去，碧云飞染美人衣。

野花作雪柳吹绵，记得江乡三月天。闲向合流  
庵里坐，雨前茶煮白云泉。

沈德潜调动创造性的想象，把记忆中故乡的自然风光和生活情景细节组合起来，精心而自然地描绘出一幅幅水彩画，画上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明媚秀丽，也弥漫着浓浓的田园生活气息。趣味盎然，令人神往。每一首的诗意，主要凝聚于结句，精警传神，使境界全出。我们再读一组塑造故乡人形象的诗《吴中棹歌》：

湖上春风太作颠，湖边女儿试春船。十三娇小  
能摇橹，一声划破水中天。

鸦黄杨柳罩渔矶，鸭嘴船从港口归。与郎莺脰  
湖边宿，共看鸳鸯对对飞。

浪暖桃花三尺强，五湖烟雨泛苍茫。自是吴乡  
生计稳，凭他三月下瞿唐。

官船峨峨来往过，看依打桨听依歌。尽日风波  
共摇荡，不知人世有风波。

诗人以湖边女儿的口吻，描写她们的劳动生活、自由恋爱，揭示她们自信、能干、开朗、乐观的性格，形象生动，神态逼真，跃然纸上。诗的风格清丽而淳朴，富有民歌的风味。显然，这是沈德潜有意识学习唐代诗人王昌龄、崔国辅、刘禹锡，从民间歌谣中吸取思想与艺术营养创造出来的七绝新体诗。这样的七绝作品，在沈德潜的七绝中，还有《渔歌五章》等作品，饶有劳动者的生活气息和民歌明快活泼的风格。这些作品宛如粒粒圆润晶莹的珍珠，这也是王士禛七绝所缺乏的。

以上，笔者采用“让诗歌说话”的方法，对沈德潜的七绝作了评论。总括起来说，沈氏七绝既有金刚怒目之作，更多温柔敦厚之章，既有雄迈豪放之风，也不乏清丽含蓄之音。沈氏的诗歌包括七绝，其独创性与总的艺术成就，自然不及王士禛与袁枚，但并非尽如朱庭珍所说“平正而乏精警，有规格法度而少真气”（《筱园诗话》）。至于把沈诗一概斥之为反现实的倒退的逆流，更是偏颇不实。对于六十几年寒士的沈德潜的诗歌理论和创作，我以为应当运用历史的、美学的观点，全面地、实事求是地考察，对其在清诗史上的地位，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定。

[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]